

ONE HUNDRED
FAMOUS CLASSICS
IN CHINA

III

醒世姻缘传

(2)

中國
古典
名著
百部

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醒世姻缘传

【三】

清·西周生/著

远方出版社



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

凶德几多般，更是慳贪，欺人寡妇夺田园。谁料水来汤里去，典了河滩。跨上宝雕鞍，追赶戎蛮。被他骡上采将翻，手脚用绳齐缚住，打得蹒跚。

再说这晁家七个族人，单只有一个晁近仁为人还忠厚，行事也还有些良心，当初众人打抢晁夫人的家事时候，惟他不甚作业。无奈众人强他上道，他只得也跟了众人一同乱哄，后来便不能洗出青红皂白，被徐县公拿到街上也与众人一般重责了三十，为这件事，人多有替他称屈，议论这徐县公这样一个好官，也有问屈了事的。

看官听说，若当日众人要去打抢的时候，这晁近仁能拿出一段天理人心的议论，止住了众人的邪谋，这是第一等好人了。约料说他不听，任凭他们去做，你静坐在家，看他们像螃蟹一般的横跑，这是第二等好人了。再其次，你看他们鹬蚌相持，争得来时，怕没有了你的一分么？这虽不是甚么好人，也还强如众人毒狠。既众人去打，你也跟在里头，众人去抢，你也都在事内，你虽口里不曾说甚主谋，心里也还有些忸怩。县官只见你同在那里抢劫，焉得不与众人同打？这教是县官屈打了他？这样没主意，随波逐浪的人，不打他便打那个？只是他另有一段好处：那七个族人，晁夫人都分了五十亩地，五两银子，五石粮食。那六个人起初乍闻了，也未免有些感激，渐渐过了些时，看得就如他应得的一般，再过几时，那蛆心狡肚，嫉妒肺肠，依然不改。那魏三

出名冒认，岂曰无因？恨不得晁夫人家生出甚么事来，幸灾乐祸，冷眼溜冰。但只这些歪憋心肠，晁近仁一些也没有，但是晁夫人托他做些事件，竭力尽心，绝不肯有甚苟且。那一年托他煮粥余米，赈济贫人，他没有一毫欺瞒夹帐。若数晁家的好人，也便只有他一个。

他原起自己也有十来亩地，衣食也是不缺的，这样一个小主，怎禁得这五十亩地的接济？若止有了五十亩地，没有本钱去种，这也是拿了银碗讨饭。晁夫人除了这地土以外，要工钱有了五两的银，要吃饭有了五石粮食。那为人又是好些的，老天又肯暗中保护，地亩都有收成，这几年来成了一个小小的富家，收拾了一所不大的洁净房，紧用的家生什物都也粗备。虽然粗布，却也丰衣；虽不罗列，却也足食。只是年过四十，膝下却无男女。一日，对他老婆说道：“咱当初也生过几个孩儿，因你无有乳食，不过三朝都把与人家养活，如今都也长成。咱看人家有了儿子的，将咱的儿子要回一个来罢。”老婆接道：“你就说的不是了。人家从三朝养活起来，费了多少辛勤哩。你白白夺来，心上也过去的么？我想给你娶个妾也罢。”晁近仁道：“娶妾可是容易的事？一来恐怕言差语错，伤了咱夫妻和气。二来咱老了，丢下少女嫩妇哩，谁照管他？不如将兄弟晁为仁的儿子过继一个罢。犹子比儿，这能差甚么？”定了这个主意，把那娶妾生子的事都撩在一边去了。

谁知好人不长寿，这晁近仁刚刚活到四十九岁，得了个暴病身亡。那晁为仁是他的嫡堂之弟，平素也不是甚么好人，撒刁放泼，也算得个无所不为。晁近仁生前说要过他的儿子，岂不是名正言顺了事？谁知晁思才合晁无晏这两个歪人，他也不合你论支派的远近，也不合你论事的应该，晁无晏依恃了自己的泼恶，仗托了晁思才是个族尊，如狼负狈，倡言晁近仁没有儿子，遗下的产业应该合族均分。晁为仁到了这个田地，小歪人怕了大歪人，

便也不敢在晁无晏、晁思才的手里展爪，请了晁夫人来到。晁夫人主要将晁为仁第二的儿子小长住过嗣与晁近仁为子。晁无晏唆挑晁思才出来嚷闹，不许小长住过继，必要分他的绝产，狠命与晁夫人顶触。

晁夫人道：“老七，论此时，你是晁家的叔，我不是晁家的大娘子么？事只许你主，不许我主么？这晁近仁的家事是谁家的？我的地与晁近仁，若晁近仁活着，晁近仁承管；晁近仁死了，没有儿，我与晁近仁的老婆种。既是你们不教晁近仁的老婆种了，我该收了这地回去。你们凭着甚么分得这地？就使这地不干我事，都是晁近仁自己的地，放着晁为仁亲叔伯兄弟，你们‘山核桃差着一格子’哩！老七，我再问你，你今年七十多的人了，你有几个儿，你有几个闺女？你是个有意思的人，见了这们的事，该回头，该赞叹，可拿出那做大的体段来给人干好事，才是你做族长的道理，没要紧听人挑，挑出来做硬挣子待怎么？依着我说，你只保守着没人分你的就好了，再别要指望分别人的！”晁思才听说完了，痛哭起来：“嫂子说的好话。我真扯淡！我是为儿，是为女，干这们营生，替人做鼻头？列位，我待家去哩。这晁近仁的家当，您待分与不分，嗣过与不过，我从此不管，再别要向着我提一个字。”又望着晁夫人作了两个揖，说道：“嫂子在上，多谢良言教诲！我晁思才如梦初醒。”说完，抽身回去。

这其余的族人见晁思才去了，“稍瓜打驴，去了半截，”十分里头，败了九分九厘的高兴。晁无晏起初还是挑出晁思才来做恶人，他于中取事。今晁思才叫晁夫人一顿“楚歌”吹得去了，众人没了晁思才，也就行不将去了，陆续溜抽了开交。晁无晏只得拿出自己的本领，单刀直入，千里独行，明说不许过继。若它欲过嗣，也要把自己的一个独子小琏哥同小长住并过；若止过小长住，叫把晁近仁的地与他二十亩，城里的住房都腾出与他，番江搅海的作乱。晁思才已是去了，其余的族人都退了邪神。晁为仁

也不敢把儿子出嗣。独自鳖了晁近仁的二十五亩地，占住了两座房，抢了许多家伙，洋洋得意，添了地土，多打了粮食，鲜衣美饌。他看得那八洞神仙也不似他守妻抱子的快活。

那晁近仁的老婆，一个寡妇，种那三十多亩地，便是有人照管，没有琐碎，这过日子也是难的。这晁为仁平素原不是个轻财好义之士，一些也不曾得了晁近仁的利路，为甚么还肯替他照管？一来怕晁无晏计较，不敢替他照管；二来晁无晏也不许他去照管：要坐看晁近仁娘子守寡不住，望他嫁人，希图全得他的家产，合他紧邻了地段，耕种的时候，把晁近仁的地土一步一步的侵占了开去。遇凡有水，把他的地掘了沟，把水放将过去，遇着旱，把自己的地掘了沟，把水引将过来。遇着蝗虫，俱赶在他的地内。自己地内的古路都挑掘断了；改在晁近仁地内行走。又将自己地内凡是晁近仁必由之处，或密种了树，或深掘了壕，叫他远远的绕转；通同了里老书手，与他增上钱粮，勾拨马户，审派收头。别要说这寡妇，就是铜头铁脑，虎眼金睛，也当不起这八卦炉中的煅炼，今日二亩，明日三亩，或是几斗杂粮，高抬时价；或是几钱银子，多算了利钱。不上二年，把一个晁寡妇弄得精光，亏了一个好人，起先原养活晁近仁的儿子，后来自己又生两个儿子，此时怜念晁寡妇孤苦无依，遂养活了这个老者。

这晁无晏在顺风顺水的所在，扯了满篷，行得如飞的一般快跑，家中有个绝大的犍牛，正在那里耕地，倒下不肯起来，打了几鞭，当时绝气。抬到家中，剥了皮，煮熟了肉，家里也吃，外边也卖。别个吃肉的都也不见利害，偏他的媳妇孙氏左手心里长起一个疔疮，百方救治，刚得三日，呜呼尚飨了。草草的出了殡，刚过了三七，另娶了一个郭氏。

这郭氏年纪三十以上，是一个京军奚笃的老婆。汉子上班赴京，死在京里，这郭氏领了九岁的一个儿子小葛条，一个七岁女儿小娇姐，还夹了一个屁股，搭拉着两个腌奶头，嫁了晁无晏。

这晁无晏只见他冬瓜似的搽了一脸土粉，抹了一嘴红土胭脂，漓漓拉拉的使了一头棉种油，散披倒挂的梳了个雁尾，使青棉花线撩着，缠了一双长长大小脚儿，扭着一个摇摇颤颤的狗骨颅。晁无晏饿眼见了瓜皮，扑着就啃。眼看着晁无晏上眼皮不离了下眼皮打盹瞌睡，渐渐的加上打呵欠，又渐加上颜色青黄，再渐加上形容黑瘦，加上吐痰，加上咳嗽，渐渐的痰变为血，嗽变成喘，起先好坐怕走，渐渐的好胜怕坐，后来睡了不肯起来，起初怕见吃饭，只好吃药，后来连药也怕见吃了，秧秧跚跚的也还待了几个月，一交放倒，睡在床上，从此便再扶不起，吃药不效，祷告无灵。阎王差人下了速帖，又差人邀了一遭，他料得这席酒辞他不脱，打点了要去赴席。这时小琏哥才待八岁，晓得其么事体？

这郭氏见了晁无晏，故意的把眼揉两揉，揉得两眼通红，说道：“天地间的人谁就没个病痛？时来暂去，自然是没事的。但我疼爱的你紧，不由的这心里只是害怕。”晁无晏道：“瘫劳气蛊噎，阎王请到的客，这劳疾甚么指望有好的日子？只怕一时间挝挠不及，甚么衣裳之类，你替我怎么算计，甚么木头，也该替我预备，你别要忽略了。我活了四十多年纪，一生也没有受冻受饿的事；这二年得了晁近仁的这些产业，越发手里方便，过的是自在日子，又娶了你一表的人材的个人，没得多受用几年，气他不过。最放不下的七爷，七八十了，待得几时老头子伸了腿，他那家事，十停得的八停子给我，我要没了，这股财帛是瞎了的。你孤儿寡妇的，谁还作你？只是可惜了！我合你做夫妇虽是不久，那恩爱比几十年的还自不同。我这病也生生是爱你爱出来的。咱虽无千万贯的家财，你要肯守着吃，也还够你娘儿四五个吃的哩。你看着我的平日的恩情，你将这几个孩子过罢，也不消另嫁人了。我还有句话合你说，不知你听我不听。”郭氏道：“你休说是嘱咐的话我没有不听的，你就是放下个屁在这里，我也使

手掰着你的。你但说我听。”晁无晏道：“我一生只有这点子儿，你是自然看顾他的，我是不消嘱咐。我意思待把小娇姐与小琏哥做了媳妇，你娘儿们一窝儿一块的好过，我也放心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郭氏道：“这事极好。人家多有做的，我就依你这们做。小琏哥今年不八岁了？只等他交了十六岁，我就叫小娇姐合他圆房。小葛条打发他回奚家去。”晁无晏道：“你说的是甚么话？你的儿就是我的儿，我的儿就是你的儿。咱养活养多少哩，休叫他回去，替他娶亲守着你住，没有多了的。”

郭氏道：“哎！说那里话！他小，我无奈的带了他来。他是咱晁家甚么人？叫他的在晁家住着。咱晁家的人也不是好惹的。”晁无晏道：“这倒没帐。老七虽是有些扎手，这七十六七岁的老头子，也‘老和尚丢了拐，能说不行’了。我倒还有句话嘱咐你，若老七还待得几年，这小琏哥不又大些了？我的儿也不赖的，他自然会去抢东西，分绝产，这是不消说了。要是老七死的早，小琏哥还小，你可将着他到那里，抢就合他们抢，分就合他们分，打就合他们打。这族里头一个数我，第二个才数老七。没了我合老七，别的那几个残溜汉子老婆都是几个假浓啞血的囊包，不消怕他的。其次就是宅里三奶奶，这不也往八十里数的人了？要见老人家没了，这也是咱的一大股子买卖；只是他丈人姜乡宦扎手。就是姜乡宦没了，他那两个儿也不是好惹的；这个你别要冒失，见景生情的。晁邦邦那一年借了赵平阳的二十两银子，本利都已完了，我是中人，文书我收着在皮匣子里头哩。他问我要，我说：‘赵平阳把你的文书不见了。’我另教人写了个收帖给他，没给他文书。待我没了，你先去和晁邦邦说。你说：‘赵平阳着人来，说你取了他二十两本钱，这六七年本利没还一个，说俺是中人，他待告状哩。你要肯给俺几两银子，俺到官只推不知。你要不给俺几两银子，俺就证着，说取银子是实，俺汉子是中人，他为俺汉子没了，要赖他的。’晁邦邦是个小胆的，

他一定害怕，极少也给咱十来两银。若是晁邦邦唬他不动，你可到赵平阳家，你说；‘晁邦邦那年取银子的文书，俺家收着哩，你有本事问他要的出来，俺和你平使，四六也罢。’你休要忘了。”晁无晏正说着，把手推了两下子床，说道：“老天，老天！只叫我晁二再活五年，还干多少的要紧事，替小珪哥还挣好些家当！天老爷不肯看顾眼儿，罢了，罢了！”郭氏道：“你有话再陆续说罢，看使着你。你说的话，我牢牢的记着，要违背了一点儿，只叫碗口大的冰雹打破脑袋！”晁无晏果然也就不说了。过了一宿，睡到天明，就哑了喉咙，一日甚于一日，后来说的一个字也听不出了。

睡了几日，阎王又差了人来敦请，晁无晏像牛似的叫了几声，跟的差人去了。郭氏也免不了的号叫了一场。与他穿了几件随身的粗布衣裳，新做了一件紫花布道袍，月白布棉裤，蓝梭布袄，都不曾与他装裹。使了二两一钱银买了二块松木，使了五百工钱包做了一口薄薄棺材。放了三日，穿心杠子抬到坟上葬埋。合族的男妇都因晁夫人自来送殡，别人都不好不来。

晁思才见得出殡甚是苟简，棺木甚是不堪，抱了不平，说道：“小二官也为了一场人，家里也尽成个家事，连十来两银的棺材也买不起，一个经也不念，纸旛也不做几首，鼓吹也不叫几名，拉死狗的一般！这姓郭的奴才安着甚么心肠？好不好，我扞顿毛给你！俺孙子儿没了，连说也不合众人说声，顶门子就出，有这等的事！我就滴溜脚子卖这奴才！小珪哥我养活着他！”在坟上发的像酱块似的。这郭氏不慌不忙走向前来，对着众人问道：“这发话的老头子是咱家甚么人？”众人说道：“是七爷，咱户里的族长。”郭氏道：“我嫁了晁二也将及一年，我也没见这位七爷往俺家来，我也没见俺往七爷家去，我自来没听见有甚么七爷、七奶奶的！嫌材不好，这是死才活着可自己买的！嫌出的殡不齐整，穷人家手里没钱！我也知不道咱户族里还有这几位，也

不知是大爷、叔叔、哥哥、兄弟的，我只当就止一位三奶奶来送了一两银子，我换了钱搅缠的抬出材来！我也早知道咱户里还有七爷这几位，我不排门去告助？也像三奶奶似的，一家一两，总上来七八两银子，甚么殡出不的？甚么经念不的？我肯把汉子这们等的拉出来了么？”晁思才说：“你这话也没理！你家死人。教俺助你？”郭氏道：“俺家死人罢呀，累着你那腿哩，你奴才长奴才短的骂我？你凭着甚么提溜着腿卖？你一个低钱没有济助的，一张纸也割舍不的烧给那孙子，责备出的殡不齐整哩，又是不念经哩，撒骚放屁的不羞么？我劝你差不多罢，俺那个没了，没人帮着你咬人，人也待中不怕你了！你别嫌俺的殡不齐整，只怕你明日还不如俺哩！”晁思才气的暴跳，说道：“气杀我，气杀我！我从几时受过人的这们气？他说我明日出殡不如他，我高低要强似他！”郭氏道：“你怎么得强似俺呀？你会做跽塑像拿泥捏出俺这们个八九岁的儿来么？”晁思才道：“你说我没儿呀？我用不着儿！我自己打下坟，合下棺材，做下纸扎！”郭氏道：“你打下坟，合下材，可也得人抬到你这里头。你没了的死了还会自己爬？”晁思才道：“怎么？没了俺那老婆就不抬我抬罢？”郭氏道：“看你糊涂么！你拿着生死簿子哩？打哩你那老婆先没了，可不这不下你了？就算着你先没了，你这一生惯好打抢人家的绝产，卖人家的老婆，那会子，你那老婆不是叫人提溜着卖了，就是叫人抢绝产唬的走了，他还敢抬你哩！”晁思才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没要紧扯闲淡！可是齐整不齐整，该我腿事么？惹的这老婆撒骚放屁的骂我这一顿！”望着众人道：“咱都散了，不消这里管他，我待不见老婆有本事哩么？”又走到晁夫人轿前说道：“既送到坟上了，嫂子也请回去罢。”晁夫人道：“你们先走着，我也就走了。”晁思才就替晁夫人雇了轿夫，郭氏将着小琏哥到轿前谢了晁夫人，然后晁夫人起轿前行。晁梁同着族人，三个家人跟着，步行了走进城内。止有郭氏在坟看着与晁无晏下葬完了，同了小琏哥



回家。

郭氏将晁无晏的衣裳，单夹的叠起放在箱中，棉衣拆了絮套一同收起。粮食留够吃的，其余的都兑了银钱，贬在腰里。锡器化成锭块，桌椅木器之类，只说家中没的搅用，都变卖了钱来收起。还说家无食用，把乡间的地每亩一两银，典了五十亩与人，将银扣在手内。过了几时，又说没有饭吃，将城里房子又作了五十两银典与别人居住。刷括得家中干干净净，串通了个媒婆，两下说合，嫁了一个卖葛布的江西客人，挟了银子，卷了衣裳，也有三百金之数，一道风走了。

小琏哥哄出外去，及至回家，只剩了几件破床、破桌、破瓮、破瓶，小葛条、小娇姐、郭氏，绝无影响。小琏哥等到日落时分，不见郭氏娘儿三个回来，走到门口盼望，只是悲啼。间壁一个开胭脂粉铺的老朱，问其所以，知道郭氏已经跟人逃走，与小琏哥些饭吃，合小琏哥到了家中，前后看了一遍，一无所有，冷灶清锅，好不凄惨。老朱问他：“你户族里合谁人相近？我与你看了家，你可到那里报他知道，教他与你你寻人，又好照管你。”小琏哥说：“我不晓得合谁相近，我只时常往俺老三奶奶家去。”老朱问说：“是大宅里老三奶奶么？”小琏哥回说：“就是。”老朱说：“我着俺小木槿子送你去。看你迷糊了。”将了小琏哥到宅里，见了晁夫人，他也知道与晁夫人磕了两个头，哭的一泪千行，告诉说，他娘将小葛条、小娇姐去的没影子。晁夫人问道：“他没有拿甚东西走么？”小琏哥哭说：“拿的净净的，还有甚么哩？晁夫人又问他：“你往那里去了？他走，你就不知道？”小琏哥说：“他说：‘你到隅头上看看去。有卖桃的，你叫了来，咱买几个钱的吃。’我看了会子，没有卖桃的，我就往家去，他就不见了。”晁夫人说：“这天多咎了，那有卖桃的？这是好哄孩子去呆呆的看着，他可好慢慢的收拾了走。我看你那老婆斩眉多梭眼的，像个杀人的刽子手一般，那日在坟上，那一荡

说，说的老七这个主子还说不过他，投降书降表跑了。这可怎么处？还得去请了老七来怎么算计。”一边差了晁鸾去请晁思才来商议，一边叫晁书娘子拿点甚么子来与小琏哥吃。

不多时，晁鸾请晁思才来到。晁思才见了晁夫人，没作揖，说道：“晁无晏的老婆跟的人走了？”晁夫人道：“据小琏哥子说，像走了的一般。”晁思才道：“这贼老婆！狗受不得的气，我受了他的！他走了，只怕他走到天上，我晁老七有本事拿他回来！放心，没帐，都在我身上！说是跟了个卖葛布的蛮子过了，别说是一个蛮子，就是十个蛮子到的我那里！嫂子，你叫人把咱那黄骠骡韁上我骑骑，我连夜赶他去；你再把咱的那链给我，我伴怕好走。”晁夫人都打发给他。晁思才又问晁凤借了银顶大帽子插盛，合坐马子穿上，系着鞦带，跨着链，骑着骡，一直去了。赶到五更天气，约有八十里路，只见一伙江西客人，都骑着长骡，郭氏戴着幅巾，穿着白毡套袜，乌青布大棉袄，蓝梭布裙，骡上坐着一个大搭连，小葛条、小娇姐共坐着一个驮篓，一个骡子驮着。晁思才从二三十步以外看得真切，吆喝一声，说道：“拐带了人的老婆那走！”郭氏说道：“俺家晁老七来了。”这些江西人知是郭氏夫家有人赶来，一齐大喊，叫：“地方保甲救人，有响马截劫！”把晁思才团团围在当中。那旷野之间，那有甚么地主保甲，反把晁思才拿下骡来，打了个七八将死，解下骡上的缰绳，捆缚了手脚，叫他睡在地下，骡子也绊了四足，合那插盛铁链，都放在他的身旁。拾起一块石灰，在那路旁大石板上写道：“响马劫人，已被拿获。赶路匆忙，不暇送官正法，姑量责捆缚示众。”写完，撩下晁思才，众人加鞭飞奔去了。把个晁老七打的哼哼的像狗嗌黄一般，又捆缚的手脚不能动弹。那骡又只来嗅他的脸合鼻子嘴，偏偏的又再没个行人来往，可以望他解救。直捆缚到日出时候，只见几个行客经过，见他捆缚在地，向前问他，说其所以。那些人见了墙上的粉字，说道：“你别要说瞎话！他说你是

响马，只怕倒是真。”晁思才道：“响马，响马，没的是响骡不成？”内中有的说道：“这是个混帐人，做甚么响马？替他解开罢。咱待不往县里去哩么？”方都下了头口，替他解了绳，也把骡腿解开，扶他上了骡子，同了众人同来到了县前，让那些解放他的人到酒饭店款待他们。正吃酒中间，两个人也进店吃酒，原与晁思才相识，拱了拱手，晁思才让他同坐。那两个道：“老七，你昨日日西骑着骡子，跨着链，带着插盛，走的那凶势，你今日怎么来这们秧秧跔跔的？”晁思才道：“休说，说了笑话！要不亏了这几位朋友，如今还捆着哩！”那几个人听他说这话，又知他实是武城县人，方才信他不是个响马，吃完散去。

晁思才依旧骑了骡子，回到晁夫人家内，诉说了前事。晁夫道：“你每常说会拳棒，十来个人到不得你跟前，我当是真来，谁知几个蛮子就被他打得这们等的。早知道你是瞎话，我不叫几个小厮合你去。快暖上酒，外头看坐。快往书房里请你二叔去来，给你七爷暖痛。”晁思才道：“我不好多着哩，不消去请学生。嫂子有酒，你叫人送瓶我家去吃罢。这老婆的事，咱也改日商量，我断乎不饶他。他就再走十日，咱有本事拿他回来！”晁书娘子旁边插口道：“七爷拿他，可稍把刀去。”晁思才道：“稍刀去是怎么说？”晁书娘子道：“拿着把刀，要再捆着，好割断了绳起来跑。”晁思才合晁夫人都笑。晁夫人道：“臭老婆！七爷着人打的雌牙扭嘴的，你可不奚落他怎么？快装一大瓶酒，叫人送给你七爷去。”这晁无晏的下落还未说尽，且看后问，或有结局。

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

吉人合与吉人逢，千里崎岖路不穷；地隔燕齐称异域，谁知佳客遇贤东。天不爽，鬼神公，分疏报善与遭凶。尤厨恃恶无人问，霆击头颅顷刻中。

右调《鹧鸪天》

再说狄希陈跟了狄员外，带了狄周、尤厨子，四个上京，一路平安。到了北京，进了沙窝门，在一庙中暂住，以便找寻下处。寻到国子监东边路北里一个所在，进去一座三间北房，两间东房，一间西房，两间南房，一间过道，每月三两房钱。床凳桌椅器皿之类，凡物俱全。西房南头一个小角门通着房主住宅。那房主姓童，排行第七，京师通称，都叫他是“童七爷”，年纪还在三十以下，守着一妻，十岁的个女儿叫是寄姐，四岁的个儿子叫是虎哥，使着个丫头叫是玉儿。

这童七在顺城门与陈内官合伙开着乌银铺，家中甚是过的。狄员外交了一个月房钱，着人把行李搬到童家房内。童七的媳妇，人都称为“童奶奶”。那童奶奶使玉儿送过两杯茶来，朱红小盘，细磁茶钟，乌银茶匙，羊尾笋夹核桃仁茶果。狄员外父子吃过茶，玉儿接下钟去，又送过两钟茶来与狄周、尤厨子吃。童奶奶在前，寄姐在后，半开着西边角门，倚着门框站着。

狄宾梁见那童奶奶戴着金线七梁髻髻，勒着镜面乌绫包头，穿着明油绿对襟潞绸夹袄，白细花松绫裙子，玄色段扣雪花白绫高底弓鞋，白绫挑绣膝裤，不高不矮身材，不白不黑的颜色，不



丑不俊的仪容，不村不俗的态度。那个女儿寄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穿着红裙绿袄，青段女靴。

这童奶奶见了狄员外，问道：“这是狄爷么？”狄员外道：“不敢。这一定是童奶奶，请作揖。诸凡仗赖，只是搅扰不安。”童奶奶道：“狄爷好说。既来下顾，我们就是自家人一般。今日不知爷到，我们家爷就没得伺候，只得改日与爷温居哩。听见说还有大相公；在那里哩？请来见见儿。”狄员外叫出狄希陈来作揖。童奶奶问说：“这是爷第几的相公？”狄员外道：“就只这一个小儿，今年十九岁了。”童奶奶道：“好位齐整相公，就是大奶奶生的么？”狄员外笑道：“也止有一个贱累。”童奶奶道：“这好，足见爷的盛德。这一窝一块省多少口面哩。我家的爷只是待要娶个，只是说没人服事，怕做活使着我。叫我说：‘你是少儿呀，少女呀，你堕这个业？有活我情愿自己做，使的慌，不使的慌，你别要管我。’狄爷，你们便家也只一位奶奶，可见我妇女人家说的不是么？”狄员外问道：“童奶奶有几位姑娘，几位公子？”童奶奶指着寄姐道：“这是小女，今年十岁了。快过来拜拜狄爷。”寄姐走过门来，端端正正的拜了两拜。狄员外道：“好位齐整姑娘，有了婆婆家不曾？”童奶奶道：“还没有接茶哩，算命的只说他婚姻迟着些好，不要急了。”狄员外道：“守着皇帝爷的底下，这们个姑娘，怕选不中贵妃皇后么？公子今年几岁了？”童奶奶道：“四岁了。才往姥姥家去，在家里可不叫他见狄爷么？”又说：“但用的甚么家伙，都问声儿。但是家里有的，就取过来使，没有的，再买不迟。要是出去做甚么，没有人，过那边说声，我叫人问过门去。”站着合狄员外家长里短说了个不耐烦，方大家散了。

将晚，童七爷从铺子里回来。童奶奶说：“咱东院里的房子有人住了，是山东绣江县人，姓狄，来送他儿子坐监的。爷儿两个，跟着一个管家，一个厨子。老爷子有六十岁年纪了。小相公

才十九，好不标致。我刚才合他说了半日话，好不和气的人。咱说了三两房钱，钱一分也不下咱的就送了一月的房钱过来。”童七道：“这天忒晚了，我爽利明日早起来过去拜他罢。”

童七睡过了夜，起来梳洗完了，换上朗素帽子，天蓝绉纱道袍，绫袜毡鞋，过来拜狄宾梁父子，相见甚是亲热。待过了茶，送出大门。

这童七没到家，就往铺子里去了。狄宾梁将着儿子过去回拜。玉儿出来回说：“俺爷拜了狄爷，没回到家就往铺子里去了。”狄宾梁说：“我还到厅请奶奶见。”玉儿进去说了，将狄宾梁父子请进客位坐下。待了一会，童奶奶另换了一身衣裳出来与狄宾梁父子相见，分宾主坐下，吃了两道茶，说了许多家常话，送到大门里边，作别而散。

狄宾梁料童七必定还要接风，又见童奶奶甚是亲热，随收拾了自己织的一匹绵绸，一斤棉花线。四条五柳堂出的大花手巾，刘伶桥出的十副细棉线带子，四瓶绣江县自己做的羊羔酒，差狄周送了过去。童奶奶甚是喜欢，叫进狄周去，说：“只怕没有这理。狄爷来到我家，一钟水也不曾致敬，倒先收狄爷的这们厚礼。只怕不好收。我暂留下，等我们爷来再商议。”狄周道：“不消等童爷回来，童奶奶就收了罢。这不过是自己家里的土产，成甚么礼？”童奶奶然后把礼收了，赏了狄周八十文成化钱，千谢万谢的说了许多话。

过了两日，童七送了一大方肉，两只汤鸡，一盒澄沙馅蒸饼，一盒蒸糕，一锡瓶蕙酒，说：“这几日合老公算帐，不得点空儿，太迟了又不安，先送了这些小嘎饭，孝敬狄爷合狄大叔，略待两日，再专请狄爷合狄大叔吃饭哩。”狄宾梁也赏了来人八十文钱，再三说了上覆。算计要添些别样蔬菜叫尤厨子做了，晚上等童七回家，请来同坐。把肉做了四样，鸡做了两样，又叫狄周买了两尾鱼，六螃蟹，面筋、片笋之类，也够二十碗，请过童

七来坐。又送了六碗菜，一碟甑糕蒸饼，一瓶羊羔酒与童奶奶。

从此两家相处，真是至亲一般。狄宾梁合狄希陈，浆衣服，缀带子，都是童奶奶照管。寄姐合虎哥时常过这边来顽耍。寄姐看的好纸牌，常与狄希陈看牌耍子，有时赌栗子，或时赢钱，或时赢打瓜子，待半日家不过去。童奶奶自己来到角门口叫他。童七又在家中治了肴馔，请待狄宾梁父子，童奶奶也出来陪着吃酒，通像了童奶奶的兄弟一般。渐渐的狄希陈专常往他家去，让到他的卧房炕上，童奶奶合寄姐三个看牌，又教给狄希陈看骨牌，下别棋，指着寄姐叫狄希陈是“你哥哥”，指着狄希陈叫寄姐是“你妹妹”，自己合狄希陈说话“咱娘儿们”。就是童七来家，也绝不嗔怪。间或狄宾梁去，也让到后边去坐，通不像待那外人。房钱等不到日子，狄宾梁都预选送了过去，每次俱还尽让，说道：“狄爷离家又远，只怕别处用银子使，忙忙的待怎么？俺又且没处使银子哩。”

日子甚快，狄希陈坐监看看将满，打点收拾回家。且按下这边，再说厨子尤聪履历。

这尤聪原是盐院承差尤一聘的个小厮，从小使大，与他娶了媳妇。禁不得那媳妇原是人家的使女，用了五两财礼，两抬食盒，娶到家来。那新媳妇自然也有三日勤，又未免穿件新衣缠缚脚手，少不得也洗洗脸，搽些胭脂，也未免使些油梳个光头。尤聪看了已说道是个观音，就是主父主母见了这乍来的光景，也都道是个成材。谁知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渐渐的露出那做丫头的材料。女人“七出”之条，第一是“盗”，他就犯了这一件的条款。若是止在厨房里面撩锅里的肉，攒盆头的米合面，偷烧哺剂，切鸡藏起大腿，这都是那些管家娘子旧规，人人发此，个个一般，何足为异？惟独这尤聪令正，他除那旧规的勾当干尽了不算，常把囤里的粮食，不拘不米，小麦，菽豆，秫稻，黄豆，白豆，得空就偷，得偷就是一二斗，偷去换簪换针，换糕换饼，换铜钱，